清史纂修

《祭先农坛图》与雍正帝的统治

刘　潞

雍正帝胤禛对图画颇感兴趣，为皇子时，就以自己为主角，命绘者绘制了多幅游乐图，即帝位后更是突显了这一特点。不同的是，他在绘制游乐图的同时，少见地以礼仪为主题绘制了两幅纪实性画卷，一为本文要讨论的《祭先农坛图》（图见封三），一为《临雍讲学图》。《祭先农坛图》为何年所绘？绘制目的何为？目前从与此图相关的资料中找不到答案。不过，雍正帝在位 13 年，极为重视祭礼，这或可作为探究缘由的线索。

对中国古人来说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礼是周以降帝王建立国家秩序，进行统治的重要手段，至清代仍然如此。吉、嘉、军、宾、凶五礼中，仅吉礼就分大、中、群祀三类 78 种之多，形成一个政治与思想的有效控制网络。毋庸置疑，每一种祀礼的设立，都具有政治上的意义。如清代祭先农，它是中祀的重要礼仪，但设立的时间，与同为与农业相关的祈谷礼却相差 11 年，这与此间发生了追黜多尔衮的清入关后第一次政治大震荡不无关系。雍正帝祭先农、行耕耤礼以及绘制《祭先农坛图》，绝非简单因袭前朝，也应有其背后的动因。本文拟通过对《祭先农坛图》画面的解读，及对雍正朝祭先农礼、耕耤礼的梳理，寻找雍正帝绘制《祭先农图坛》的时间与动因。

一、《祭先农坛图》的画面内容

《祭先农坛图》二卷，卷一现藏于故宫博物院（长 468 厘米，宽 62 厘米），卷二藏于法国巴黎吉美东方艺术馆（尺寸应与卷一同）。先农是指中国农业的始祖，即制作农具、教民耕种、遍尝百草的炎帝神农。从南朝起，他被尊奉到先农坛的祭坛上；每到春天开播前，无论帝王还是百姓，都要向他顶礼膜拜，祈求丰年。祭先农礼庄严而神秘，不同朝代程序不同，很多场面我们今天完全无法想像。《祭先农坛图》可以把我们带到当年那充满虔诚与神秘的祭礼中。

卷一的主题是雍正帝前往先农坛谒神农，行祭礼。从图中可以看出，先农坛古木嶙峋，松柏参天，可见它的历史，少说也有三五百年了。依古人“天圆地方”观念，先农坛是个砖彻方坛。坛上布局一如典制：靠北处，是一座由金黄销金绫制成的方形帐篷“幄”，里面供奉神农氏牌位；幄前用黄绫围着的台子称“爵桌”，上陈瓷盏；靠东侧的台子称“笾豆案”，上陈自商周以来祭祀必备的笾簋豆簠；爵桌前红色的架子即宰割祭物的案子“俎”，但画中俎上供的，是早已被宰割完毕的祭品牛羊猪。幄前偏西的台子称“祝案”，上面白色的架子为“祝版架”，是为行祭礼时摆放祝文而设的；幄前东边几位大臣近旁的台子称

［收稿日期］2010－05－02
［作者简介］刘潞（1947—），女，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北京 100009

“福胙桌”、“馔桌”，都是为祭祀时接祭品的。

坛上正对俎案的黄绫门框，是皇帝的拜位，称“御拜幄”。祭祀时，皇帝要在此率百官向神农氏行三跪九拜大礼。按规定，坛上应有参与祭祀的司拜牌、拜褥、司香、司帛、司爵等官员 15 人，或许出于构图需要，画家在坛上只画了 9 人。

坛前甬路两侧一片穿红袍的，是主管祭祀的太常寺所属神乐观的乐舞生。那些只画出背影的穿红色销金花袍的称武舞生；当祭礼开始，皇帝尚未率百官向神农氏三跪九拜行初献礼时，是他们率先登场，跳一种在周代祭祀时就必跳的“干戚舞”。被称作“干戚”的盾与斧，在画面上并不明显，只能看到武舞生腰间露出的斧柄，和右手所执的红色盾牌的一个侧影。武舞生的南边，是 8 列相向而立穿红色补袍的文舞生，在皇帝率百官第二次向神农氏三跪九拜，行过亚献礼后，便轮到他们登场，舞动手中的道具——长干羽龠，跳一种也是在周代祭祀时必跳的羽龠舞。按规定，祭祀乐舞队需 202 人，只是图中没有画这么多人。

按规定，乐舞队的北边为陪祀王公，南侧为陪百官。此时陪祀王公尚未到场，正跟着前来祭拜的雍正帝，走在通往祭坛的御路上。从图中可以看出，雍正帝身着石青色祭服，满怀庄严感，在前引后扈官员的护卫下，缓步走向祭坛。而陪祀的大臣却不都像皇帝那般虔诚，除了紧随豹尾班的几排大臣步伐还比较齐整，后面的竟三五成群，交头接耳，好像不是去参加国家重大祭典，而是去散步或逛街。

卷二的内容是雍正帝行耕耤礼，是指皇帝行过祭拜礼后，到耤田亲耕。周时专为天子亲耕开辟的一块土地，称“耤田”。按《礼记》“天子亲载耒耜，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帝藉。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诸侯九推。”这些礼仪在中国延续了差不多三千年，到雍正皇帝亲耕时，变得更为繁复。这在《祭先农坛图》第二卷上，表现得淋漓极至。

画面上朱红色木制方台，是皇帝的观耕台，上面屏风宝座、靠背迎手，一如宫内。台前是以朱红色木杆支起的华丽彩棚，棚外左右两侧，各有六头黑牛，拖着红色木犁，似在待命；扶红犁的是披簑戴笠，来自顺天府大兴与宛平的老年农夫；穿红袍的乐舞生们分立耤田两侧；百官们也都齐集观耕台前。

雍正帝这时脱去了祭服，只穿一件龙袍，右手扶着犁柄，左手挥着牛鞭，正在耤田上实施礼制规定的“天子三推”。皇帝身后两位大臣，左边是手捧青箱的顺天府府尹，右边是负责播种的户部尚书，在皇帝推犁后播种下地。此时“左右鸣金鼓，彩旗招展”，歌声大作。皇帝推犁完毕，歌声停止，他应该走上观耕台，观看臣民耕作。图下侧所绘的一排红色矮桌，上摆各式农具，就是供皇帝观看的陪耕顺天府农夫们使用的。从图中还可以看到，在身披黄衣的御用耕牛尾部，还有两个弯腰拱背的人在用力。他们是扶犁的顺天府农夫，其作用是保证皇帝所扶铁犁耕入地中。

二、雍正朝有关祭先农礼的政策

从以上描述可以看出，《祭先农坛图》内容卷一庄严肃穆，表达了雍正帝对先农的敬畏与虔诚，卷二则炫丽华采，充满了丰年在即的热闹与喜庆。那么，画外的他是如何对待这一礼仪呢？这可以从雍正帝亲祭先农与颁布相关政策两个方面考察。

首先是亲祭。清代祭先农礼设于顺治十一年。由于这一礼位属中祀，在顺康两朝，皇帝仅是设立之初或亲政之初亲诣先农坛祭祀，一般年份多是遣官代祭，如康熙朝祭先农始自十一年，皇帝仅在这一年参与亲祭，终康熙朝六十一年，50 年中均遣官代祭。但雍正帝则不同，他在位 13 年，除元年因忙于其皇考妣大葬等新政要事未能亲祭外，从二年起至十三年，共亲祭先农、亲耕耤田 12 次。又如与一般均为皇帝亲祭的大祀诸礼相比，位列大祀第一礼的圜丘祈谷与冬至祭天，雍正帝也曾有八年与十年两次遣庄亲王允禄代祭，自己并未亲祭；至于大祀中的祭大社大稷、祭太庙等等，更是多次遣官代祭。惟祭先农礼，在雍正二年第一次施礼后，年年亲祭不辍。

其次是颁布了一系列相关政策。雍正帝将祭礼几乎视为军政要事中的头等大事。刚刚进入雍正朝的正月初九，他就下旨调整管理坛庙祭祀的大臣。在此之前，负责天地日月等坛庙

祭祀的官员，不过仅为太常寺的寺丞、典簿、博士、司库等五、六品官，逢皇帝亲祭，按规定也才是“赞相礼仪大臣摄事，赞引以满礼部尚书统之”[①]。但是雍正帝却以坛庙祭祀典礼重大，“命派王二人、散秩大臣御史各二员、部院侍卫各四员，稽查失仪及扈从人等任意行走”。并且要求“著为例”。[②]接着，传旨“明岁先农坛耕耤之礼，朕礼当亲行，凡一应修理之处，即行预备”。[③]

二年二月癸亥是雍正首次祭先农的日子，在祭前10天他先发上谕，“于每乡中择一二老农之勤劳作苦者，优其奖赏，以示鼓励”[④]。祭后，又颁布一令其子乾隆帝一即位就宣布废除的政策，“令州县有司，择老农之勤劳俭朴、身无过举者，岁举一人，给以八品顶戴荣身，以示鼓励。”[⑤]三年时雍正帝没有出台什么相关新政策，但四年，又颁上谕，要求全国各级官员均亲行耕耤礼：“朕欲令地方守土之官，行耕耤之礼，使之知稼穑之艰，悉农民之作苦，量天时之晴雨，察地力之肥硗。”[⑥]对此，礼部赶紧遵旨议复：“皇上躬亲胼胝之劳，岁行耕耤之典，嘉禾叠产，异瑞骈臻。今复行令地方守土之官，俱行耕耤之礼，仰见皇上敬天勤民，重农务本之至意。宜恪遵上谕，通行直省督抚，转行各府州县卫所，各择洁净之地设立先农坛及耤田，自雍正五年为始，每岁仲春亥日各率所属官以及耆老农夫致祭先农之神，照九卿耕耤行九推之礼。”[⑦]

皇帝发谕简单，落实起来却不容易。全国府州县卫所都要设坛祭先农，开销不是小数，如不能落实钱粮，此旨便为一纸空文。礼部提出了他们的意见：“其设立先农坛并致祭先农，皆动支正项钱粮，用过数目，各该地方官报明户部查核。其耤田内所收米粟，敬谨收存，供各该处祭祀之粢盛。将各处设立耤田亩数，报户部存案。”[⑧]尽管如此，在全国各府州县卫所实行如此大范围的祭先农耕耤田，祭祀的程序、耤田的来源等项，如无朝廷颁布的政策上的保证，都难以实现。因此，五年又“题准：详订耕耤仪节，颁行直省，各择东郊官地洁净丰腴者，立为耤田。如无官地，动支正项钱粮，置买民田，以四亩九分为耤田，即于耤田后建立先农坛，供奉神牌，收存祭品，选择勤谨农夫二名，免其差役，酌给口粮，令居坛西配房看守，朝夕洒扫……著守坛宇农夫灌溉耤田，地方官不时劝课，将每年所收米谷及用过粢盛数目，造报布政司，送户部查核。”[⑨]对自己亲历亲为，雍正帝相当得意，他写诗咏赞：“农事惟邦本，先民履亩东。翠华临广陌，彩轭驾春风。礼备明神格，年期率土丰。劝耕时廑虑，何敢异劳躬。”[⑩]可见，画外的雍正帝，对祭先农与耕耤田，确实也投入了不少心力。

三、雍正帝何以如此重视祭先农礼

将位列中祀的祭先农礼绘制成如此巨作，这在雍正帝绝非随意，也非偶然。其间隐含了他某种追求或需求。他重视祭先农礼，首要原因当然应该是古代中国的重农传统。但他对农田农业农事似乎又特别重视，甚至到了排斥它业的地步。这应该跟雍正帝中年即位已清楚地看到当时人口繁多、耕地有限、粮食不足局面有关：“朕自临御以来，无刻不廑念民依，重农务本。但我国家休养生息，数十年来，户口日繁，而土田止有此数，非率天下农民，竭力耕耘，兼收倍获，欲家室盈宁，必不可得。”[⑪]同年，他谕各省督抚等，强调农民之重要：“朕惟四民，以士为首，农次之，工商其下也。”[⑫]五年时，在一条禁止奢靡的上谕中，从表达对织造等衙门所进御用绣线黄龙袍、彩绣灯纬等贡物过于华丽，而“朕心深为不悦”，到更为明确提出“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市肆中多一工匠之人，则田亩中少一耕稼之人。”[⑬]这些提法，足见农民农事在雍正心目中地位之重。

二是亲祭先农带来了全国各地普生嘉禾的祥瑞之讯。雍正帝首次行祭先农礼的第二年秋天，各地就报有瑞谷出现：“内阁典籍厅李宗扬持来河南省进瑞谷十五本、陕西省进瑞谷二十一本、先农坛进瑞谷十六本”。[⑭]第三年秋天，又有报瑞谷者：“雍正二年三年，耤田叠产嘉禾，有至一茎九穗者，朕心以为偶然之事。今据顺天府尹进呈今岁耤田所产，自一茎双穗以到八穗九穗，皆硕大坚好，异于常谷。”[⑮]到五年时，瑞谷越长越奇，“上年自双

穗至于九穗，今岁则自双穗至于十三穗”[16]。甚至塞北边地也长出瑞谷 “原任大同总兵马观伯奏言：鄂尔坤图喇地方为极边初垦之地，近产瑞麦，有一茎至十五穗之多，实属稀逢之上瑞，罕见之嘉祥。”[17]

三是嘉禾瑞谷成为雍正帝掌控朝中政治的一种手段。雍正帝是一名自诩为“朕事事不及皇考，惟有洞悉下情之处，则朕得之于亲身阅历”的皇帝[18]，他对各地报上来这些越来越出奇的瑞谷，不可能没有较为理性的认识。如湖南巡抚王国栋在各地建先农坛，行耕耤礼后，上折迎逢“从此国家岁逢大有”，雍正帝就予以严厉斥责 “谚语云：一句过头话，折尽半生福。朕最不喜此等无知放纵之言！”[19]但他却仍要大事宣扬瑞谷嘉禾，其中最主要的原由，是他把嘉禾祥瑞视为海宇升平、政治清明的体现。官员在报祥瑞时，总要借此歌功颂德一番 “皇上敬诚所感，仁孝所孚”等等。[20]而雍正帝就会强调，此为天人感应，上天垂鉴所致 “天人感应之理至微而实至显，凡人果实尽诚敬，自能上格天心，人君受天眷命。日鉴在兹，其感通为尤捷。”[21] “朕以至诚肫恳之心，每岁躬耕耤田，以重农事。即蒙上天降鉴，叠产嘉禾，以昭休应。似此八穗九穗之数，岂人力之所为？亦岂人君强之使有乎！天人感应之理，朕见之最真最切。……盖天生民而立之君，鉴观在上，人君一念敬谨，政事无阙，天必嘉之佑之，一念放逸，政事有乖，天必儆之戒之，此一定之理也。”[22]潜台词就是他即位执政合理合法，乃天命也。他强调 “从来天人感召之理，捷于影响，凡地方水旱灾祲，皆由人事所致；或朝廷政事，有所阙失，或督抚大吏，不修其职。”[23]出现嘉禾瑞谷与否，又被他当成强化官员修省，追究官员责任的一种依据。

四、《祭先农坛图》绘制的时间与动因

上述表明，祭先农与出现嘉禾瑞谷，在雍正帝心目中的地位极为重要，绘制《祭先农坛图》似也顺理成章。它绘于哪一年又为何所绘？由于没有见到明确的文字记载，我们只能通过一些相关史料进行分析。

雍正时宫中所绘图画，均为养心殿造办处画作承担，其画作档案，记录了所绘图画的名称和作者。但查雍正元年至十三年画作档，凡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几十幅以雍正帝本人为主角的画卷，均无记载。这应不是疏忽不记，而是有意所为。与本文所讨论的祭先农或嘉禾瑞谷相关的，仅有一条，即三年九月曾命郎世宁绘《瑞谷图》“十四日内阁典籍厅李宗扬持来河南省进瑞谷十五本、陕西省进瑞谷二十一本、先农坛进瑞谷十六本。说大学士张廷玉传旨：着西洋人郎世宁照样画。”[24]不过，造办处木作档中也还留下一些蛛丝蚂迹 “雍正五年正月二十九日，六品官阿兰泰为画亲耕图等画，传做打木正子五十二幅、高凳十二条、手卷正子四个。”[25]这条档案中所说的“亲耕图”，与我们今天对雍正帝亲耕的画卷命名不同，但仍应是指雍正帝亲耕。尽管我们不知档案中说的“正子”为何物，但“打木正子五十二幅”和“手卷正子四个”，却表明所画“亲耕图”有单幅画与手卷画两种。目前传世的雍正亲耕图，也确实有两种，一为《耕织图》册页，一为《祭先农坛图》长卷。前者虽正好为五十二幅，然画面上却赫然钤有“雍亲王宝”与“破尘居士”两方朱印，无论如何也不应是胤禛即帝位后所绘，木作档中提到的亲耕图五十二幅只能视为尚未知的单幅《亲耕图》。而后者为长卷，符合“手卷正子”的要求；由此，我们判断《祭先农坛图》应绘于雍正五年。

此图是否确实绘于雍正五年？从上文所述雍正帝颁布的一系列有关祭先农政策可知，绘制《祭先农坛图》应为雍正帝相当重视之事。我们还可据五年发生的一些雍正帝所重视的事件进行分析，寻找佐证。前述表明，《祭先农坛图》画面主调庄严肃穆、炫丽华彩、热烈喜庆，这既是此图主题的要求，也是绘制此图动因的一种体现。雍正五年的喜庆大事可以成为我们寻找佐证的线索。

这一年，与此图题材相关的大事之一，是清廷在二月开始于各直省府州县卫所设立先农坛及耤田，致祭先农与耕种耤田。雍正帝绘此图有可能是为了与这一制度呼应。这从同年八

月雍正帝又命造办处绘《瑞谷图》，并亲为是图作题跋可以看出：“又颁嘉禾图于直省，谕：朕念切民依，今岁令各省通行耕耤之礼，为百姓祈求年谷，幸邀上天垂鉴，雨旸时若，中外远近，俱获丰登，且各处皆产嘉禾，以昭瑞应。而其尤为罕见者，则京师耤田之谷，自双穗至于十三穗；御苑之稻，自双穗至于四穗。河南之谷，则多至十有五穗。山西之谷，则长至一尺六七寸有余。又畿辅二十七州县，新开稻田共计四千余顷，约收禾稻二百余万石，畅茂颖粟，且有双穗三穗之奇。廷臣佥云，嘉禾为自昔所未有，而水田辚北地所创见，屡次陈请宣付史馆。朕惟古者图画豳风于殿壁，所以志重农务本之心。今蒙上天特赐嘉禾，养育万姓，实坚实好，确有明征。朕祗承之下，感激欢庆，著绘图颁示各省督抚等。朕非夸张以为祥瑞也。朕以诚恪之心，仰蒙帝鉴，诸臣以敬谨之意，感召天和，所愿自兹以往，观览此图，益加儆惕，以修德为事神之本，以勤民为立政之基。将见岁庆丰穰，人歌乐利，则斯图之设，未必无裨益云。”[26]此谕表明了再绘《瑞谷图》的政策意味：一是循章据典，仿“古者图画豳风于殿壁，所以志重农务本之心”，二是命臣下“观览此图，益加儆惕，以修德为事神之本，以勤民为立政之基。”显然，这一政策意味，也适合《祭先农坛图》的绘制，只是此图深藏内府，秘不宣人，主要可能还在于“以志重农务本之心”。

不过，“以志重农务本之心”并非喜庆之事，也并非必须在此时以绘画表达，选择五年绘《祭先农坛图》就还应与其它值得庆贺的大事相关。

从前述档案中可知，此图虽于五年始绘，决定却在四年。四年于雍正帝来说是个十分重要的年份。众所周知，胤禛虽即了帝位，但当年与其争夺储位的诸兄弟，一刻也未停止过抗争。雍正帝自即位之日，就对他们软硬兼施，分化瓦解，或委以重任，或遣禁京外；结果却是双方形同水火，恩怨仇恨越来越深。至四年他终于对当年的政敌做了总清算，将他们禁于酷牢，八月和九月，允禩和允禟分别死于禁所。这是打击政敌，巩固皇权的重大胜利。于是，一向务实的雍正帝，在这年九月重阳节后第三天，仿康熙帝于二十一年在乾清宫召集群臣赋柏梁体诗之例，也“御乾清宫西暖阁，召皇子诸王大臣等能诗者九十四员，至乾清宫赋柏梁体诗”，且亲自做序，说是“节届重阳，览百谷之斯登，祈三农之有稔，光风溢日，海宇澄清”。对此，与会的九十四位亲王大臣多数心中都明晰，康熙二十一年是三藩被平，天下底定的胜利之年！此次乾清宫柏梁体赋诗，不过是名借重阳庆丰，实庆政敌之死。皇帝所提柏梁体诗的起始句，表达的就是他溢于言表的胜利喜悦之情“天清地宁四序成”；这与当年康熙帝在乾清宫柏梁体赋诗的起始句“风和日丽披万方”是一个意思。大臣们心领神会，参加赋诗的亲王大臣，纷纷依此题联诗，如诚亲王允祉联“赓歌拜手颂升平”，礼亲王允祺联“卿云旭日映金英”、怡亲王允祥联“恩覃九有仰文明”、庄亲王允禄联“普天率土庆时亨”、果郡王允礼联“愿抒愚忱体维城”，皇四子弘历联“湛恩渥泽周群生”，皇五子弘昼联“太和景象弥寰瀛”等等。[27]这哪里是庆重阳，分明是庆天下底定，海宴河清！

这一庆贺举动，使我们自然将它与绘制《祭先农坛图》长卷的动因联系起来：既然庆贺政敌之死可用庆重阳的名义在乾清宫召集群臣赋柏梁体诗，那么，庆贺政敌之死，也可以用绘画的形式表达，当然，画面的内容必定会与此事无关。联系雍正帝曾于四年做出的第二年要在全国各府州县行祭先农与耕耤礼之决定，可以看出，选择以亲耕为主题绘制《祭先农坛图》，是再好不过的庆贺之举；其画面内容与主调，与柏梁体诗起始句“天清地宁四序成”如出一辙，可谓诗与图的完美呼应！

除庆贺政敌之死外，于雍正帝来说，五年还有一件值得庆贺之事，那就是他的五旬万寿。尽管这年依惯例仍“万寿节停止朝贺筵宴”，但私底下的庆贺还是要有的。怡亲王允祥从正月就开始用自己的钱粮为“今年万寿节呈进活计内欲做万年九英一件、文房九宝一件、嘉禾九瑞一件”、“清平九有一件”、“禹贡九鼎一件”“天保九如一件”、“圆明九照一件”了[28]；雍正帝本人无论怎样也应有些举措——当年康熙六旬万寿时就绘过巨幅长卷《万寿庆典图》。不过，此时的他还不便为自

己绘制这一题材的长卷，毕竟他继位还不过5年（这从后来乾隆帝所绘第一部《万寿庆典图》是为其母，第二部才是在自己八旬万寿时所绘也可印证）；由是，体现重农亲民的亲耕一类题材，成为庆贺五旬万寿的极好选择。

对于《祭先农坛图》是否确实绘于雍正五年，还可通过这年发生的一件与绘制此图颇不协调之事，作一“反求证”：一贯宣扬嘉禾祥瑞的雍正帝，在向全国颁发《瑞谷图》后不过两个月，政策出现了逆转。十月，“原任大同总兵马观伯奏言：鄂尔坤图喇地方为极边初垦之地，近产瑞麦，有一茎至十五穗之多，实属稀逢之上瑞，罕见之嘉祥。”原本是想报瑞邀功，岂料雍正帝阅后却龙颜不悦“从前屡颁谕旨甚明，但恐嗣后地方有司未必人人深悉朕心，竟尚嘉禾之美名，或藉端粉饰，致有隐匿旱潦之事，不以上闻者，亦未可定。”于是严辞下令：“著将雍正五年以后，各省田亩产嘉禾之处，俱停其进献奏闻！”㉙这条上谕在雍正帝来说是政策上的变化，但对我们今天考证《祭先农坛图》的绘制时间来说，却是一个反求证：雍正五年既已严禁再报嘉禾，则此后再绘有关之图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了。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无论是强化祭先农制度，还是宣扬嘉禾瑞谷，亦或是绘制《祭先农坛图》，无一不是雍正帝掌控朝政的政治手段。正因雍正初年那段云波诡谲的历史，不但给我们留下了这幅制度史上难得一见的图像史料，也给我们留下了解雍正帝其人的一个形象画面。

---

①《清朝文献通考》卷八三。
②《清世宗实录》卷一。
③光绪《大清会典事例》礼部大祀，卷四三九。
④《清世宗实录》卷十六。
⑤《清世宗实录》卷十六。
⑥光绪《大清会典事例》礼部中祀耕耤，卷三一三。
⑦光绪《大清会典事例》礼部中祀耕耤，卷三一三。
⑧光绪《大清会典事例》礼部中祀直省祭先农坛，卷四三九。
⑨光绪《大清会典事例》礼部中祀耕耤，卷三一三。
⑩《清世宗文集》卷二八，四宜堂集，耕耤。
⑪《清世宗实录》卷十六。
⑫《清世宗实录》卷十六。
⑬《清世宗实录》卷五七。
⑭《养心殿造办处史料辑览》页44，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版。
⑮光绪《大清会典事例》礼部中祀耕耤，卷三一三。
⑯《清世宗实录》卷六十。
⑰《清世宗实录》卷六二。
⑱《清世宗实录》卷四九。
⑲《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31册，页332，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⑳《清世宗实录》卷二三。
㉑《清世宗实录》卷三一。
㉒光绪《大清会典事例》礼部中祀耕耤，卷三一三。
㉓《清世宗实录》卷五九。
㉔《养心殿造办处史料辑览》页44，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版。
㉕《养心殿造办处史料辑览》页108，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版。
㉖光绪《大清会典事例》礼部中祀耕耤，卷三一三。
㉗《清世宗实录》卷四八。
㉘《养心殿造办处史料辑览》页107，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版。
㉙光绪《大清会典事例》礼部中祀耕耤，卷三一三。